

末代腦長： 吳能達先生訪問紀錄¹

訪問：洪廣冀、溫志強

記錄：李聲慶²

時間：2022 年 4 月 29 日下午 2 點半至 6 點

地點：寶島燻樟（臺中市東勢區中山路 1 之 2 號）



吳能達先生接受團隊訪問

- 1 本文為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2023 年 8 月 1 日起改制為行政院農業部林業與自然保育署）委辦「臺灣林業史編撰 - 口述歷史計畫 2」計畫（編號：tfbk-1100210）的成果之一，計畫主持人洪廣冀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在此感謝林業與自然保育署提供研究經費。
- 2 洪廣冀為國立臺灣大學地理環境資源學系副教授；溫志強為資策會研究助理；李聲慶為自營業。

吳能達，臺中東勢人，1937年生。吳家為東勢製腦世家，祖父吳景春、父親吳祿生皆是「腦長」。父親亦為當時之成功商人，事業遍及中、臺、日等地，唯其不幸於「太平輪事故」中遇難，事業一夕瓦解，吳能達被迫以12歲稚齡扛起家計。17歲時，四叔父吳衛生自日本歸國，吳能達在其指導下接觸製腦業，並於退伍後獨立作業、24歲考取腦長執照。隨著樟腦產業的沒落，吳氏亦從事種植水果、香菇、伐木、飲食店等工作。1992年彰化富商施金山籌備開設台灣民俗村，邀請吳氏在其遊樂園內現場焗腦、販賣樟腦製品、成立樟腦展示館。台灣民俗村倒閉後，經過客委會引薦，吳氏在女兒吳素萍的幫助下，於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成立「寶島燻樟」樟腦故事體驗館，繼續製樟事業。

一、家庭背景

(一) 童年記憶

我叫吳能達，民國26年（昭和12年，1937）生。我們吳家原本是東勢的客家人，我父親因為戰亂的關係而「疏開」到埔里，當時民間流傳著一種說法是「臺灣形狀像蕃薯，蕃薯整條臭光光，只剩心沒壞」，我父親大概是受到這種說法的影響，所以他選擇到臺灣的中心埔里，而我也就在埔里出生。我們家6個兄弟姐妹，我是長男排行老三，上面有2個姐姐，我大姐公學校畢業後，14歲就到日本去讀書，不過當時已經是戰亂時期，恐怕也沒讀到多少，後來她就留在日本；二姐出生後，因為當時的觀念重男輕女，認為女兒「沒有用」，而我們家已經有大姐一個女生了，於是二姐後來就過繼到我舅舅那邊。我們家的經濟在當時

算是很好的，我阿公那代就開始經營腦寮³、也當過保正，我父親更是擴大家族事業，跨足其他的商品貿易。我記得小時候讀書時，小朋友哪有鞋子可以穿，但那時我能穿皮鞋去上學，很多小孩子都一直看我的鞋子呢。

我讀埔里公學校，⁴前幾年還是日本時代，有學過日語。當時我們家還是模範家庭，家門口有掛著一塊紅紅的、不太大的牌子，上面寫著「國語之家」，⁵我媽媽他們出外都一定要講日本話，不能講方言。另外我父母、我們家小孩子都有取日本名字，像我就叫吳富雄，以前男生取的日本名字多半都是「某雄」、「某郎」。我對日本時代的記憶不多，有印象以後就是戰亂時期了。印象中埔里的空襲雖然沒很嚴重，不過我還是有躲空襲的經驗，在防空洞裡大人爲了要讓小孩子安靜，會要求講話不能太大聲，

- 3 受訪者的祖父名爲吳景春，爲家族第一位從事樟腦產業者，日治時代即擔任腦長一職。參考資料：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臺北：商周出版社，2014年2版），頁134。
- 4 即今南投縣埔里國小。該校創立於1898年，初名南投廳埔里社公學校，位於南投第三市場。1935年遷至現址，並於隔年改稱埔里北公學校，原市場舊址新設埔里南公學校（今南光國小）。1999年因九二一大地震校舍全毀，2002年原址重建完成。參考資料：埔里國小官方網站，「認識埔小・校史簡介」，2023年4月5日下載，<https://ples.ntct.edu.tw/p/412-1047-13184.php>。
- 5 即「國語の家」門牌或「國語家庭」門牌。「皇民化運動」之一的「國語家庭」認定制度於1937年開始實施，審核條件爲全家人使用日語、過「皇民化」生活。符合條件者可向各州廳「常用國語家庭審查委員會」申請，通過者即成爲「國語家庭」，獲頒證書、獎章、「國語の家」門牌，並有其他優惠待遇。1942年全臺約有1萬戶左右的國語家庭，占當時人口的1.3%。參考資料：王錦雀，《日治時期臺灣公民教育與公民特性》（臺北：臺灣古籍出版社，2005年），頁233。

甚至會唬騙小孩子說來轟炸的飛機會聽到。戰爭時期物資缺乏，米、鹽、糖等物資都是配給的，雖然說提煉樟腦是特殊行業，腦長、腦丁都會優先配給，但也還是會有配給不及的問題，所以我們家都要省吃儉用，多留些糧食給腦丁吃。

光復以後我們回到東勢住，當時社會狀況其實滿亂的，銜接並沒有很順利。我那時還是小學生，對教育這方面感受很深，那時候一下子用客語教漢語課程，一下子又用閩南語上課，可能是因為當時還沒有ㄅㄆㄇㄌ的關係吧，而原本學校的日本老師也還有很多被留用，沒有調回去日本。另外像軍人的觀感也有很大的落差，以前日本兵在臺灣比較整齊，很有威嚴感，一個小小的尉官就很了不得；但中國軍隊的軍容就很糟，扁擔在肩膀上挑著，步槍也隨便亂吊著，對臺灣民衆來說這是日本時代看不到，所以一般人甚至會瞧不起中國來接收的軍隊，都叫他們「支那兵」。到了二二八事件時，社會上更亂了，尤其因為謝雪紅的關係，埔里可以說是打得最嚴重的地區，聽說當時機關槍架在街上，看到人就掃射，不過這只是傳言，到底是不是真的我也不知道。那一陣子我父親在觀音山伐木開墾，⁶ 蓋了當工寮的房子，所以我們全家都到觀音山裡避難。二二八那時候我大概 11、12 歲，父親剛好在家裡陪我們，我很多問題問他，他都願意為我解答。當時

6 觀音山位於南投縣埔里鎮向善里南部，埔里盆地西緣，海拔 838 公尺，屬大橫屏山脈群山之一。清代以來，因樟腦開採，在觀音山東南麓形成客家移民聚落。今日則有諸多佛寺建於該山，形成特殊景觀，規模大且知名者有玉佛寺、圓通寺、佛光寺、久靈寺等。參考資料：臺陽文史研究學會，《埔里鎮志》（南投：埔里鎮公所，2018 年），頁 156、206、810。

國共戰爭已經很亂了，但我問他說共產黨怎樣壞，他卻說沒這回事。父親對國共內戰的理解應該就是兩個政權間的軍事對抗，至於某一方多壞、多壞，對他來說倒不見得是這麼一回事。

(二) 挑起重擔

說起我父親，他算是一個天生的商人。他本來在埔里做樟腦事業，等到二戰時，因為飛機需要檜木油，所以被日本人徵調去做檜木，⁷ 他轉派到八仙山事業區做檜木，⁸ 就在孫海的對面。前面提到戰時腦長、腦丁有優先配給，另外他們還有腦丁牌，像特別通行證一樣，不但買車票不用排隊，出入山區也不需要接受管制，進出很方便。光復後，我爸爸就沒有再做檜木，轉去做香蕉的貿易。當時臺灣香蕉很多，尤其中部香蕉最出名，我爸爸就在東勢、埔里收香蕉，運去上海、香港等地販賣，⁹ 生意很好賺了

7 檜木，指紅檜、臺灣扁柏兩種珍貴樹種。紅檜，學名 *Chamaecyparis formosensis*，柏科扁柏屬，俗名薄皮、松羅。紅檜為臺灣特有種，生長於海拔 1,000 ～ 2,800 公尺林區，為臺灣最珍貴的木材之一。臺灣扁柏，學名 *Chamaecyparis taiwanensis*，柏科扁柏屬，俗名黃檜、厚殼仔。臺灣扁柏為臺灣特有亞種，生長於海拔 1,300 ～ 2,800 公尺中北部森林，與紅檜同為臺灣最珍貴的木材之一。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臺灣樹木解說（一）》（臺北：行政院農委會，1997 年），「紅檜」條，頁 35；《臺灣樹木解說（一）》，「臺灣扁柏」條，頁 36。

8 八仙山事業區為日治時期臺灣三大林場之一，1915 年總督府成立營林局，八仙山林場脫離阿里山作業所，直隸於營林局，1916 年成立八仙山出張所負責林區開發事業。1942 年因應太平洋戰爭之故，八仙山事業區轉移與台灣拓殖株式會社，成為官商合營型態。參考資料：張賜福，《八仙山林場史話》（臺中：林務局東勢林管處，2004 年），頁 6 - 7。

9 戰後初期臺灣香蕉外銷多出口至中國大陸，尤以上海為大宗，1948 年出口量高達 43 萬餘簍，該年臺灣外銷香蕉數量約為 56 萬簍。參考資料：

很多錢。這個生意是誤打誤撞成功的，原本臺灣運去日本販賣的香蕉都是青青的、還沒熟就要出貨運過去，如果已經紅（熟）的香蕉，批發商是不會收的。我爸爸第一次做這生意，自己準備了一批船隻——可能只是小型的漁船一類，香蕉上船時還是青青的，結果運送的過程中，不知道是偏離航線還是根本不知道航線，可能有延誤了日程，等到上海時才發現香蕉都黃了。當時想說完蛋了，這批貨泡湯了，還曾考慮要認賠直接倒進海裡，沒想到去市場碰碰運氣後，這批香蕉因為客人買了就可以直接吃而大受好評，賣了很多錢，就開始經營這份生意。¹⁰ 聽說當時像上海等很多地方都沒看過香蕉，因此把它當成高貴水果，捨不得整根吃都切片來吃呢。香蕉在上海、香港卸了貨，回程就在福州買福州杉——當時臺灣的電線桿都是用福州杉做成的——拖回臺灣。¹¹ 我聽說那些福州杉是在船尾拖著，整根木材都泡在海水裡，回到臺灣後也沒立刻撈起來，因為木材浸在水裡有防腐的功能。

當時我年紀小，父親在海外的事業到底怎麼經營我也不是很了解。只知道大概在二二八事件後，他就結束了香蕉生意，不過還是有別的生意，所以他還是臺灣、中國、日本各地跑。我爸爸

《台灣省檢驗統計要覽》第一輯，轉引自羅次卿，《台灣香蕉生產與運銷》（臺北：啓明書局，1953年初版），頁16。

10 在張典婉的訪問中，受訪者表示當時香蕉已悶熟，無法販售，父親遂將香蕉製成香蕉乾而大獲好評。參考資料：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頁130。

11 杉木，學名 *Cunninghamia lanceolata*，柏科杉木屬，俗名福州杉、廣葉杉。杉木引進臺灣後，因生長快、伐期短，因而廣泛種植於海拔500～1,800公尺山區。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臺灣樹木解說（一）》，「杉木」條，頁30。

生意頭腦很好，像他曾在日本賣過蘭花，算是臺灣最早的一批蘭花玩家；也經營過大甲溪的渡船生意，¹² 甚至參與道路開發，算是多角化經營吧。到了國共內戰晚期，中華民國政府準備要撤退到臺灣時，上海那邊的店家一直催我爸爸過去結帳，爸爸在上海結清生意後，發了電報還是信件將清單寄回家裡，包括毛毯、布、金條有多少等等。然後他搭了最後一班輪船，也就是「太平輪」回臺灣，但不幸發生意外，¹³ 當時是農曆 29 日，隔天就準備過年了，一家人一直等爸爸回來吃團圓飯，想不到最後等到了卻是受難的消息。變故後，我媽媽帶著我們回到東勢娘家，爸爸的事業因為沒人處理也荒廢掉了，像觀音山開墾的地也都不要了，我們也沒有自己的田，經濟上出現很大的困難，當時我才 12 歲剛國小畢業，爲了家裡生計只好出去打工。

12 清代以來東勢、石岡間交通因大甲溪未設正式橋樑之故，多仰賴渡船接駁。1833 年 18 位婦女溺斃意外後，地方仕紳成立義渡會，該會於 1925 年向日本總督府登記立案爲「財團法人東勢義渡會」，被譽爲臺灣第一個非營利組織。1933 年日本政府出資建設大甲溪鐵線吊橋（東勢橋）後，大甲溪渡船業乃告結束。據受訪者接受其他訪問時回憶，其父當時曾經經營大甲溪小型機動船隻運輸及大安溪流籠運輸等生意。參考資料：陳美羿，〈義渡百年，善德流芳——台灣歷史最久的慈善組織「東勢義渡會」〉，《慈濟月刊》第 473 期（2006 年 4 月），2023 年 4 月 5 日下載，<https://web.tzuchiculture.org.tw/tpenquart/monthly/473/473c13-1.htm>。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頁 130－131。

13 太平輪事件發生於 1949 年 1 月 27 日（農曆 12 月 29 日小年夜），當年因國共內戰之故，開往臺灣的輪船人貨超載的情況相當嚴重且普遍。以此次事件爲例，有效船票約 500 人，實際乘客卻遠超千人以上，而原定 27 日上午啓航，卻因裝載貨物之故，延遲至下午 4 點半才開航。晚間 11 點 45 分左右，太平輪與貨船建元輪呈丁字型碰撞，兩船合計僅約 40 餘人獲救。參考資料：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頁 20－52。

那時東勢人主要還是務農為主，平地種香蕉、稻米，山上就種橘子，到八仙山從事林業的人並不多。我主要幫東勢的中坑派出所做事，內容從警察庶務到各種雜事都有，像是打豬印、查戶口、撿火柴、打掃、幫巡佐顧小孩等等。那時候殺豬要繳稅，民衆要殺豬時要先拿稅單通報管區，管區派人幫要殺的豬隻蓋印章，宰殺後要蓋印，才能合法販售或食用，如果沒有印章就算是私宰，這就是打豬印。我印象最深、最困難的一次經驗是走路到十五公里——以前叫橫流溪，¹⁴大雪山公司開發後叫十五公里——去打印，那裡有一個由伐木工、木馬工組成的小型平地人聚落。那一次真的是翻山越嶺，只有以前的木馬路可以走，路況又很差，晚上一個小孩子自己走夜路，邊走邊哭的回家。查戶口則是要拿著名冊去每家每戶做簡單的確認，然後住戶要在名冊上蓋章，算是當時警察的例行公事，一個月就要做一次。雖然我只是小孩子，不過中坑坪這一條線的老人家很多我都認識，他們知道我是幫警察代理工作，也都很客氣地配合。下班後，我也去賣雞毛、鴨毛、鵝毛等羽毛，當時就有人會收購這些羽絨，但他們拿去做什麼我就不清楚了。雞毛、鴨毛比較好取得，鵝毛雖然平常不容易取得，但是農家割稻、收冬、春節、佈稻種時都會殺

14 此即大雪山林道 15 公里處，今臺中市和平區大雪山社區、大棟派出所一帶，該處為大雪山林道甲類大客車通行終點。今日「十五公里」、「橫流溪」仍做為當地地名，且指涉區域大抵為同一處，如客運公司「橫流溪路線」中，十五公里、橫流溪為該路線最後兩站，距離僅約 200 公尺。參考資料：東勢林區管理處官方網站，「政府資訊公開・林道資訊・林道現況・大雪山林道」，2023 年 4 月 5 日下載，<https://dongshih.forest.gov.tw/ForestRoad/10003303>；豐原客運官方網站，「時刻表・251 橫流溪線路線圖」，2023 年 4 月 5 日下載，<http://www.fybus.com.tw/data/city/251.jpg>。

鵝，我們就去搜集、整理好賣給收購商，而且一定要收白色的鵝毛，價格才好、才有人要。

我的待遇以一個 10 幾歲的小朋友來說算不錯了，我記得我第一個月可以領到新台幣 18 元。那時候剛好是新台幣、舊台幣在轉換的時候，但怎麼換算我也不清楚，印象中當時花了舊台幣 4 萬多元新買了一支火炭夾，好像收據、薪資條有留著，後來我女兒讀書後，有一天被她翻到這個紀錄，去學校和大家分享這件事，老師還虧說我一個月薪水才 18 元，一支火炭夾就要 4 萬多元，一定是很高貴的火炭夾，她回家和我說了以後，我才想到自己當時有經歷過那段歷史，那 4 萬多其實是舊台幣的幣值。一個月 18 元，加上在派出所工作的關係，能夠配發到米、油、鹽等基本物資，我記得我本人能領 26 公斤、家屬也有 14 公斤的白米配額，加上我媽媽也出去打工，生活基本上是沒有問題，這種生活過了 6 年，到我 17 歲才結束。那年我阿公覺得再這樣下去不是辦法，一個大家族就這樣散掉了，硬是要在日本的叔叔回來維持家族的發展。¹⁵ 我叔叔就帶了日本的化學技師一起回到臺灣開了工廠，我也就結束了打工生活，到叔叔底下去學習、幫忙。

二、末代腦長的青年時期

（一）成為「末代腦長」

15 為受訪者四叔吳衛生先生。參考資料：張典婉，《太平輪一九四九》，頁 134。

叔叔剛回到臺灣時，在卓蘭蓋了間工廠做薄荷腦，公司品牌叫鶴松。當時臺灣有種薄荷，我記得彰化縣線西、永靖一帶就有不少專門種薄荷的農田，彰化當地也有很多家大工廠專門做薄荷油。在戰後，這一類的精油製品價格都很好，比方說像香茅，我們工廠附近的大湖、卓蘭一帶也是種很多香茅，¹⁶ 當時香茅油的價格之高，民間傳說「提一瓶 720C.C. 的香茅油上街，不但能買了肉、米、鹽，還能換錢回家」這麼誇張。不過隨著臺灣人投機取巧的心態，不肖商人在香茅油裡摻水賣——這事起先也許是工人太累，撈油時不小心把古井水也撈進來——久而久之產品的信用度就沒了，自然也就沒人要買了。而臺灣薄荷的價格雖然不錯，但很快在市場上就被巴西薄荷打敗了，我們做薄荷沒多久，就轉做「龍腦」。¹⁷ 龍腦是從樟腦再去提煉，把樟腦的臭味去掉後，就變成龍腦，它主要的用途是高級中藥材，交易單位是「磅」，知名的「龍角散」就是用龍腦當原料。

樟腦加工廠的原料都要向腦長進貨，有時候工廠難免會遇到原料不足的時候，這時候我就會偷偷的去和腦寮私下交易，把原

16 臺灣香茅產業始於 1921 年日人岩元清、津島顯於大湖開闢香茅農場，此後大湖一直是全臺的香茅重鎮，如 1960 年左右臺灣香茅油產量約占全球市場 7 成，而苗栗縣產量占全臺生產量約 8 成，大湖鄉則占苗栗縣產量的 5 成以上。受訪者 17 歲（1954）當年，大湖鄉的香茅種植面積達 2,540 公頃。參考資料：邱熾誼，《香茅產業的興衰與發展——以苗栗縣大湖鄉為例》（聯合大學客家語言與傳播研究所碩士論文，2011），頁 1—2、51。

17 龍腦即冰片，今日常見之冰片分為四種：龍腦冰片、機制冰片（即合成龍腦）、艾片、天然冰片。受訪者所稱「龍腦」，應為機制冰片，由樟腦、松節油等經化學合成。參考資料：李建民、胡世霞、李華擎，〈中藥冰片的商品種類及其歷史源流〉，《中國現代中藥》第 15 期（2015 年 6 月），頁 531—534。

本應該繳給腦長的樟腦先買過來，甚至有時候也和腦長要求給我們多一點貨，但是貨源不穩定這一點還是沒法根本解決，於是我18歲時決定到第一線去製造樟腦。當時已經沒有腦長制度，不過「腦長」的稱呼還是持續在使用，¹⁸ 而樟腦製造業因為涉及到專業技術，不是隨隨便便就可以做的，當時有規定業者必須要有砍伐樟木、製造樟腦累積達2萬立方公尺的經驗才能申請「腦長」的資格。¹⁹ 我用「鶴松」的名義去向和平鄉公所申請砍伐樟木的許可證，當時偏鄉公務員的管理較不嚴格，比較有疏通的機會，大家一起吃吃飯、喝喝酒，混熟了後就比較容易申請成功，我就靠著許可證開始累積樟樹的砍伐量。22歲時我入伍當兵，在清泉崗當裝甲兵，那時好像是民國48年（1959）吧，八二三炮戰已經開打了，不過我運氣好沒被調去金門。當了2年兵，24歲

18 戰後，樟腦製造業的內部組織仍維持日治以來腦長與腦丁間的合作關係，腦長介於政府專賣機構與腦丁間，為收購方與生產方兩者的中間人，但正式職稱已不稱「腦長」，而是「中間商人」。參考資料：廖妍婷，〈生產空間／空間生產：從臺灣樟腦業生產關係談生產組織與製腦區位空間的演變〉，南華大學環境藝術所碩士論文（2008年），頁43。

19 中華民國政府對「腦長」資格要求為申請人需有伐木2萬立方公尺以上的經驗，並由樟腦廠發予證明書，申請人須持有證明書才有資格申請成為「腦長」。如無證明書，申請人需另聘專職高農林務系畢業的專業技術人員，以其專業知識替代申請人之實務經驗。而據受訪者回憶，沒有「腦長」資格的業者只能購買私有樟樹林焗腦，而通過申請擁有「腦長」資格者，則可向政府申請國有林班地的樟木焗腦。參考資料：廖妍婷，〈生產空間／空間生產：從臺灣樟腦業生產關係談生產組織與製腦區位空間的演變〉，頁43。《山城週刊》採訪組，〈臺灣末代「腦長」吳能達 致力樟腦業長達一甲子〉，《山城週刊》第1370期（2020年1月），2023年4月5日下載，<http://scweekly.com.tw/> 臺灣末代「腦長」吳能達 致力樟腦業長達一甲子/。

退伍後還是繼續做這行，該年累積了足夠的砍伐經驗後，我創立了「三和製腦部」，有了自己的製腦公司，並申請通過成為腦長。之後忙於打拚事業，我一直沒有想到結婚的事，雖然幾個弟弟都陸續長大、有自己的工作，不過媽媽主要還是我在照顧，所以就全心全意投入在工作裡。後來是人家一直唸、一直催才開始注意到這件事，等我結婚時已經 31 歲，已經算是相當晚婚的年紀了。

當時樟腦仍屬國家專賣，雖然主管樟腦專賣的單位名稱改來改去，但腦長的名額是有限的。民國 50 年（1961）我申請腦長時是第 53 號，意思是指第 53 個獲得特許的腦長，我是當時最年輕的「腦長」。後來到了民國 56 年（1967）的時候，樟腦事業開放民營化，「腦長制度」也走入歷史，這就是為什麼我被稱為「末代腦長」的由來。同年 10 月，我加入「台灣省樟腦運銷合作社」，成為民營化後第一批樟腦經營的成員，²⁰ 所以我女兒常常說我是最後一個也是第一個。到了開放後，我記得就有 300 多個生意人來做這行。

成為腦長後就算正式投入製腦業了，當時的身份證上還有職業別這一欄位，我的職業別登記還是「製腦業」，現在應該已經看不到相同的文物了。雖然創了三和公司，不過我是「校長兼撞

20 1967 年 10 月 1 日正式結束樟腦專賣制度後，在林務局的輔導下，民間的粗級樟腦業者組成「臺灣省樟腦運銷合作社」，並出現民營的樟腦煉製廠。因國際需求，樟腦業一度景氣不錯。參考資料：《林務局誌》，〈歷年大事紀・民國 56 年（1967）〉，2023 年 4 月 5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1303>。姚鶴年，〈臺灣樟腦事業始末（下）〉，《臺灣林業》第 14 卷第 12 期（1988 年 12 月），頁 20。

鐘」，底下沒有職員，連會計也沒請。事情都自己來，申請書自己寫、打官司也自己處理等等。剛開始資金不夠，在和平鄉烏石坑做第一批時只有一個腦寮，不過是有賺錢的。烏石坑做完後，上手了、也更知道門路了，就往林班路線走，去做大雪山的樟木。當時樟腦商人到哪邊製腦是有限制的，我剛好占到大雪山林區，而且只有我一家，沒有其他同業和我競爭，我就成了大雪山地區唯一合法的樟腦業者。

大雪山地區從前叫八仙山林業事業區，後來八仙山林區割了一部份出來成立大雪山示範林區，並在不久後成立了半官營的大雪山林業公司。²¹ 我在大雪山公司成立不久後，剛好插進大雪山地區的製腦名額，整片大雪山林區就由我一家三和公司來做，對大雪山公司來說，因為他是半官方的角色，自然不想要有第二個生意人和他一起做，因此他也覺得很不是滋味，怎麼有一個外人在他們公司範圍內砍伐，還不用經過他們的同意，於是就曾告過我盜砍樹木。大雪山公司叫巡山員去巡我的腦寮，還好這些單位我也有認識，就堅決不承認有這些事情。接著他們又派人拿著編過號的竹子，到砍過樹的地方去，看到坑洞就插竹子做記號，想要證明我確實有偷砍。但我反駁說怎麼可以這樣算，我說我們砍下的樹這麼大，只能用滾的滾到腦寮，這中間一定會造成好幾個

21 1955 年林產管理局成立大雪山開發工作專案小組，隔年成立大雪山示範林區籌建委員會，1958 年成立台灣大雪山林業股份有限公司，負責大雪山林區的營運。1960 年林務局成立大雪山示範林區管理處，負責大雪山林區的林政工作。1973 年行政院核示大雪山林業公司解散，並於隔年併入大雪山示範林區。參考資料：林務局東勢林區管理處官方網站，「關於我們・歷史沿革」，2023 年 4 月 20 日下載，<https://dongshih.forest.gov.tw/Intro>。

坑洞，怎麼可以這樣一個坑洞就算我砍了一棵樹，根本就是硬編來栽贓我的。因為用這些說詞矇混過去，會勘最後就不了了之，這件事就給我硬拗過了，沒有被起訴。

在東勢大雪山開採完後，我也到過苗栗泰安的麻必浩去做，一直做到南坑去。雖然還是要跑申請程序，但因為麻必浩、南坑一帶都還是大雪山林區的管轄範圍，所以我可以轉移到那邊去。印象很深的是麻必浩那一帶很多牛樟，²²當時還有商人私下要求我幫他煉牛樟油，不過牛樟油會咬皮膚，有些成份對人體不是很好的樣子，民國 70 年代後牛樟火紅起來，變成好像它什麼都好、都是寶一樣。雖然後來牛樟價格很好，但當時我只覺得它很臭、不值錢。

（二）樟腦製造與經營

由於樟木要用來製腦的關係，所以從日治時代開始，樟木就不能隨便砍伐，一般的伐木業者如果在山上偷砍了樟木，運出去給檢查哨檢查放行時，都不會填樟木，一定都是寫雜木。前面說到想要成為腦長，必須要累積一定的樟木砍伐量，樟木和別的樹木不一樣的地方在於材積的算法。一般的樹木它有一定的利用率，材積可能也只計算薪材的部份，但對樟樹來說，它的利用率

22 牛樟，學名 *Cinnamomum kanehirae*，樟科樟屬。牛樟為臺灣特有種，主要生長於中、低海拔（約 200 ～ 2,000 公尺）闊葉林中，為高價值樹種，是著名的建築、雕刻工藝材料，亦用於培養牛樟芝。參考資料：呂福原、張坤城、林建宗、張博任，《臺灣常見商用木材圖鑑》（宜蘭：行政院農委會林務局羅東林區管理處，2020 年初版），〈臺灣產商用木材〉「牛樟」條，頁 23 — 24。

是百分之百，不用去套公式計算薪材，整支樹連根拔起都可以算材積——因為它從頭到腳都能拿去製樟腦。砍伐前需要申請許可證，我最初是向和平鄉公所申請，砍伐鄉內的保留地天然林，後來成為腦長轉做林班地後，就要改向樟腦局申請許可證。

鄉公所的許可申請比較單純，我申請後就帶公所的人去看現場、編號，拿到許可後就可以經營了。但申請樟腦局的伐木許可就有比較繁複的手續，因為有預算編列的問題，要用分配的，特別是專賣制度還沒結束前。當時的樟腦局，後來改叫樟腦廠，它每年都會有公報，欠收多少、需求多少樟腦等等，並會把預算先編列好。砍伐一塊林班地必須三年前就先申請，第一年要先寫伐木計畫書交給樟腦廠，預估林班地裡能產出多少材積的樟木，樟腦廠通過後就知會給林區管理處，第二年我們就和林區管理處一起到現場去看林班，林管處去給樹木編號，第三年開始伐木後，就按照林管處的編號去砍伐。²³

天然林的樟木通常是這裡一棵、那裡一棵，很少純林。雖然規定只能砍樟木，但私底下偷砍其他樹種的行為，只要不被發現也就沒事。樟木因為整棵都可以用，所以是用掘、鏟的方式，掘到樟木倒下後，切成一圈一圈的再從山上用滾的方式將樟木滾到腦寮，有時候一些零零散散的、不是很大材積的也會用木馬道運下來，不過為了省工，多數還是直接用滾的滾下山。腦寮是製樟

23 據受訪者早年回憶，製腦業者從申請到實際砍伐的時間為4年。第1年腦長尋找製腦地並呈報林務局，第2年編列預算及統計來年生產樟腦總額，第3年正式發出公告，第4年始得砍伐製腦。參考資料：廖妍婷，〈生產空間／空間生產：從臺灣樟腦業生產關係談生產組織與製腦區位空間的演變〉，頁44、46－47、87。

腦的地方，由腦丁負責管理、運作，一個好的腦寮要有充足水源、集材方便等優點。樟木要製腦前必須先刨成片狀，如果是太大棵的樟樹就要先剖開才有辦法刨片，以前都要用手工一片片的刨製，等到我經營的時候就已經有機器可能做這項工作了，刨好的樟木片再用蒸餾的方式去蒸出樟腦油。

製好的腦油由挑夫運出來，腦長會聘好幾個挑夫，輪流到各個腦寮去把腦油運出來，同時把腦寮需要的物資運進去，所以腦長要先算好各腦寮需要的物資，豬肉、柴、米、油、鹽等等，山下採買好後由卡車運進車子能到的地方，再由挑夫送到各處。因為挑工很重要，所以他們到腦寮吃飯都不用錢，有需要時腦寮也會供住宿給他們，工錢則依據運送距離的遠近來計算，再由腦長支付。挑夫把腦油運出來後，腦長會進行清點，哪個人挑運了幾公斤、磅重、核對出貨單、確認後再簽收、開立收據，下一次挑夫進去腦寮時再把收據送給腦丁。其實腦長這邊都已經統計好，這項工作是讓腦丁再次確認，避免糾紛或不信任。腦寮蒸餾出來的腦油一般用類似 55 加崙汽油桶的鐵桶——我們叫它ドラムかん（ドラム缶）——裝著，並儲藏在倉庫裡。像我在大雪山做樟腦，我的倉庫就設在大雪山一烏石坑沿線，其中一個倉庫在谷關，是電力公司的宿舍，剛好沒人住，我就承租下來當倉庫，電力公司還有配置守衛在那邊，我也比較不怕東西被偷。

在樟腦專賣的時代裡，從日本時代一直到戰後，樟腦價錢是跟著米的起落，因為臺灣的米價算是很穩定的，所以樟腦的價格也不會起伏太大。我當腦長那幾年，價格最好的是芳樟油，價格不輸香茅，當時芳樟油一桶約 180 公斤可以賣到 3 萬多元。製好的腦油要繳回給樟腦廠，腦長向樟腦廠申請製腦後，會被分配

到要上繳的材積額度。樟腦廠收到腦長上繳的樟腦油後，會將這些貨品轉換成材積量，並依據材積量交付金額給林務局，林務局收到後扣除木代金的額度再發給樟腦廠，樟腦廠再給我們。以前沒有用匯款，所以我都要到樟腦廠去領錢，第二天拿現金回來發給腦丁。這個是正統的產銷管道，但那時候價格好，我也會走偏門，只上繳所需額度給樟腦廠，剩下的就賣給地下工廠。

腦長在經營上的細節很多，比方說一個腦寮運作的時間大約是半年到一年，那麼這個區域做完後，負責這一區的腦丁要到哪個地方繼續製腦，腦長都要規劃好。最重要的還是要有資金，搭建腦寮、聘請腦丁、招募工人和挑伕、生活雜費、薪水等等都是由腦長支付。除了要注意這些內部的生產經營之外，也有對外的社交來往。那時候和同業、政府打交道，很多都是在酒家談成的。當時有個有趣的現象是上酒家談生意前，一定要先去其他地方吃點東西、喝些酒，即使只是電線桿旁的切仔麵攤也行。進去酒家時，小姐看你有些醉茫茫的，覺得你有錢、交際應酬多，已經先有過一輪飯局了，才來酒家「二次會」。小姐們稱這種客人叫「好客」，特別喜歡這類客人。我在大雪山做樟腦時，會跑東勢、豐原、臺中的酒家，那時候政風不嚴，「紅包文化」盛行，你有需要拜託官員處理的事情，約相關官員上酒家，大家吃吃喝喝，再給他紅包，大概也就成了。也不需要明講什麼事情，畢竟大家心裡有數，彼此都有一個默契在。

(三) 腦寮生活

在山裡工作是很危險的，一不小心就會發生意外，造成人員的傷亡。比方說砍樹時方向沒算好，樹倒下時歪錯邊了，來不及

跑就直接被壓死了；有時候樹倒下來時壓在其他樹木沒倒下來，或砍不夠深沒倒等等情況，要把樹弄倒時，是最危險、最會壓死人的時候。另外像是被藤蔓纏住等各種意想不到的狀況，都會造成死傷，所以開工前我們一定會祭拜山神、土地公祈求平安。

記得有一年，我底下的腦寮還發生爆炸，有工人不幸被炸死。當時軍隊走私油料的情形很盛，偷運出來的油也不知道他們比例是怎麼摻雜的，就把汽油混進煤油裡，當煤油私賣。當時工人在腦寮點煤油燈，油沒了要添油，但他沒先熄滅燈芯，直接加油進去就爆炸了。爆炸後他趕緊跳進浴缸裡泡水降溫，後來送附近醫院，待了一段時間發現沒辦法，又轉送臺中第三總醫院，²⁴最後還是沒能救回來。

在山林間工作而死傷，大部份都是很單純的意外事件，不過有時候也會演變成複雜的糾紛。有一次我請怪手司機在大雪山橫流溪那塊地修路，並約定好工作完順便接我下山。我記得那天是8點開工，都還沒休息喝水呢，8點半不到就出事，整台怪手翻車掉下去。緊急把司機送去東勢的協和醫院急救，但後來還是不幸死掉。工人死後，檢察官來調查。我就告訴檢察官事發經過，沒想到有一位死者家屬亂說是被醫院害死的。他不講這話就很單

24 臺中第三總醫院，即今國軍臺中總醫院。該院於1946年創設於山東青島，初名「聯勤104後方醫院」。1949年陸續遷至福州、澎湖，1950～1955年間遷移至臺中市，隸屬聯勤總部第三總醫院。1955～1980年間改隸屬陸軍，為陸軍第803總醫院。1980年起遷移至臺中市太平區現址，並於1995年改隸國防部，更名為國軍臺中總醫院迄今。參考資料：國軍臺中總醫院官方網站，「關於本院・本院簡介」，2023年4月20日下載，<https://803.mnd.gov.tw/about/cate1/sn3>。

純是意外事故，一講這話就變醫療糾紛，檢察官就說這樣不行，要開肚解剖確認是不是有醫療責任，家屬又不願意。最後這件事好像醫院還有賠錢了事，我們則是包了 3,000 元的白包給家屬。

腦寮由腦丁帶領，根據工作量的不同，下面大概有 5～8 個工人不等。腦丁底下的工人都是腦丁找來的，大部份都是同鄉人，甚至是腦丁的親戚朋友，像我經常在東勢、苗栗這一帶活動，我的腦丁和工人主要來自大湖的客家人，再來就是卓蘭、東勢客家人。工人幾乎都是男生，有些工人會帶著太太一起上山，她就會負責煮飯、洗衣等日常雜務。工人們晚上的休閒活動以喝酒居多，賭博比較少。

腦寮通常沒有整個圍起來，只有工人住的地方有整片牆壁而已。比較特別的是腦寮的浴室設有大浴缸或浴池，我們會把蒸餾樟腦後的水導引至浴室，那些熱水因為含有樟腦蒸餾時生成的純露，利用這些蒸餾水來泡澡是非常舒服的事。附近的民眾也經常利用腦寮的浴池來泡澡，除了放鬆外還有治療皮膚病的功效。

三、事業起落的壯年階段

（一）民國 60 年代的發展

在大雪山林區除了煉製樟腦油外，我同時也利用砍完樹的土地去種桃子，當時我在雪山坑發現一塊不錯的林班地，地勢很平有很多樟樹，製完樟腦後我就在那邊種桃子，算是濫墾的行為，因為我用太太的名字當人頭，所以我常笑她是濫墾代表，後來林

務局的人有來查，我們就去把那塊地申請做租地造林。²⁵ 我記得申請了兩塊地來做，一塊 2.8 公頃、一塊 4 公頃，都在種桃子沒在種樹，以前租地造林的規定沒那麼嚴格，民間很多都在種果樹。但是租地造林會來檢查造林者什麼時候種的樹，以前不像現在有儀器可以直接測樹木的年齡，都要砍倒其中幾顆樹來算年輪。我爲了要應付這些檢查，就打聽好要來山上的日期，事先派工人移植幾顆年齡合乎規定的果樹，並先鋸倒它們，等檢查的人來了，就帶他去看，證明有符合規定，檢查的人也不會特別去刁難，畢竟也只是形式上的例行工作。就這樣把原本是非法的事情變成合法，女兒長大以後常笑我是「合法的山老鼠」。

民國 56 年（1967）樟腦專賣制度結束，全面開放民營化以後，樟腦的價格波動很厲害，好像開放後的 2、3 年，樟腦價格就不像以往那樣穩定了。而且進來這一行的業者變很多，我記得有 300 多個，製腦業變得很競爭，不像以前專賣制度時價格穩定、業者人數不多的局面好發展。全面開放以後，對樟木的砍伐管理制度也改變了，樟木已經不再特別獨立出來，製樟業者要砍林務局的樟木就要去標林班地，並連同其他雜木一起砍。²⁶ 因爲

25 爲解決國有林地濫墾情事，臺灣省政府於 1969 年頒布《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劃》，規定濫墾地已栽植的果樹、茶樹，可在墾民於期限內完成水土保持設施後，依租地造林辦法申請保留。參考資料：《臺灣省國有林事業區內濫墾地清理計劃》，2023 年 5 月 6 日 下載，<https://www.rootlaw.com.tw/LawArticle.aspx?LawID=A040270051005000-0580523>。

26 樟腦專賣制度結束後，由林務局以專案模式分配每年總量 2 萬立方公尺的樟樹材積予樟腦運銷合作社社員製腦。1972 年 6 月 2 日，《國有林林產物處份規則》刪除「林務局登記樟樹製腦業者所需樟樹及其附帶用材」之專案核準採取條款（第 14 條），改行標售處份。參考資料：姚鶴年，

這些原因，我也順勢把重心放在伐木上，剛好又碰到大雪山示範林區改制成大雪山林管處，²⁷ 伐木許可證也順勢要改編，我拿到第一號許可證，那幾年就在泰安的麻必浩、南坑伐木，砍過牛樟、香杉等高級樹，²⁸ 賺了一筆錢。

在麻必浩砍牛樟時，我曾拉過 12 段流籠，因為那邊好幾個林線，流籠又只能拉直線，所以就拉到這麼多段了，不過因為做的是牛樟，還是有賺錢。那時候用鼎發木材行的名稱去標林班，標到哪個林班我忘了，但那塊林班地好像有上百公頃。因為是標牛樟的風倒木，所以名義上是不能動到其他像雞油這一類的樹木的，²⁹ 不過私底下大家也不是那麼遵守規定，像我這次的經驗，也不是只有砍風倒木而已，實際上風倒木的數量哪有那麼多，多到可以拉 12 段流籠再運出去賣給木藝廠，我們其實也就是山老鼠。那時候盜伐的情形很嚴重，像我在麻必浩砍牛樟時，看到對面山頭的卡車一台、一台的載木頭下來，也是直接賣到三義去，

〈台灣樟腦事業始末（下）〉，《臺灣林業》第 14 卷第 12 期，頁 20。《林務局誌》，〈歷年大事記・民國 61 年（1972）〉，2023 年 5 月 6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1308>。

27 此處應指 1974 年，大雪山林業公司解散，歸併大雪山示範林區管理處一事。參考資料：《林務局誌》，〈歷年大事記・民國 63 年（1974）〉，2023 年 5 月 6 日下載，<https://www.forest.gov.tw/0001310>。

28 香杉，學名 *Cunninghamia konishii*，柏科杉屬，俗名巒大杉、烏杉。香杉為臺灣特有亞種，生長於臺灣中部、東部海拔 1,300～1,800 公尺森林間，其木材帶有香氣、耐腐力強，是臺灣珍貴木材之一。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臺灣樹木解說（一）》，「香杉」條，頁 28—29。

29 櫟木，學名 *Zelkova serrata*，俗名櫟樹、臺灣櫟、雞油，榆科櫟屬。櫟木多用於高級家具、室內裝飾材。參考資料：呂福原、張坤城、林建宗、張博任，《臺灣常見商用木材圖鑑》，〈臺灣產商用木材〉「櫟木」條，頁 45—46。

這些都是私自盜伐的山老鼠。

在麻必浩時我用了很多賽夏族工人，他們客語說的很流利，如果他們不說自己是原住民，其實分辨不出來。他們一票年輕人膽子很大，坐流籠時還像泰山一樣盪下來。他們有一次發現砍下的牛樟裡有靈芝（牛樟芝），數量很多、又大顆，他們就和我報告這件事。我說這些東西也沒用，把它在旁邊堆一堆就好，他們說這些東西不能久放，大概就隨便處理掉了。哪知道後來整個社會開始瘋牛樟芝，這才知道自己當年多不識貨，那些天然的靈芝都是生長在樹洞裡，剛開始只有一小塊，粉紅粉紅的，後來一點一點的擴大，最後長到像一顆球一樣。不像現在都是人工培養的，小小一塊價格還超貴，天然的靈芝我們以前在山上看多了。在麻必浩砍完牛樟後，我又再進到南坑去砍香杉，那是林務局的造林地，因為長太密集了，要做疏伐工作，這個標案也給我標到，砍下來的木材就要卡車載運出來。那幾年有一些資本，就做了不少其他方面的投資、經營，甚至還開了一家貨運公司。

在泰安砍樹的時候，遇到過幾次山老鼠去濫墾（伐）而發生意外的事情。有一次也是被樹壓死的意外，工人們發現後把死者抬到溪底暫放一晚，隔天一大早就叫我去看。我到了現場，看到死者身上衣服、手套、襪子都還好好的，但眼睛卻已經長蟲了，我當下看到後很有感觸，覺得這樣好可憐，又想到如果是我發生意外，即使給我賺再多錢也不值得，於是就決定不做了，把林班讓給一位朋友，不想再伐木或經營腦寮了。這件事情對我的打擊很大，消沉了好一陣子，後來幾位朋友看我這樣不是辦法，一直勸我還年輕，不能這樣頹廢下去，我才慢慢走出來。

民國 60 年代初期，碰上油桐出口日本的熱潮——³⁰ 原本日本人要的是梧桐，³¹ 後來台灣人用油桐代用——所以我又回到泰安象鼻去砍油桐，象鼻的油桐是租地造林，這些地則和老榮民有關。當時公家有分配幾分還是幾甲林班地給老榮民，³² 並蓋房子給他們住，房子是類似工寮的樣式，所以叫榮民寮。那時候很多老榮民退伍下來，沒有錢、生活很苦，都靠打工維生，很多人都選擇離開去更多機會的地方，象鼻分配到的造林地就不管了。有一位榮民叫鄭哈當，我們都叫他阿當，他因為娶了象鼻的原住民，就選擇留在象鼻。當時我弟弟在做竹子生意，在泰安包了很多桂竹林地，阿當和我弟弟想要在那些榮民的造林地做麻竹，³³

- 30 油桐，臺灣常見品種為千年桐，學名 *Aleurites montana*，大戟科油桐屬，俗名木油桐、廣東油桐。油桐於臺灣各地均可見，種子可提煉桐油，木材亦可造紙、箱櫃。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臺灣樹木解說（三）》（臺北：行政院農委會，1999），「千年桐」條，頁 171。
- 31 白桐，學名 *Paulownia kawakamii*，玄參科泡桐屬，俗名泡桐、梧桐。生長於中海拔地區，木材輕軟，可供家具、櫥櫃用材。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臺灣樹木解說（五）》（臺北：行政院農委會，2001），「白桐」條，頁 158。
- 32 1966 年林務局配合國策安置退除役官兵，實施「榮民竹林保育」計劃。分配每位榮民 2 公頃國有林地，並提供種苗、農具、住所、生活補助費等，從事竹林、果樹、農作等事業。參考資料：呂福和，〈林務局安置榮民〉，《豐年半月刊》第 16 卷第 19 期（1966 年 10 月），頁 34。林務局新聞，〈林務局關懷梨山農民 仍盼諒解政府政策返還林地〉，2010 年 1 月 11 日發布。轉引自「農業知識入口網」，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kmweb.coa.gov.tw/theme_data.php?theme=news&id=43366&sub_theme=attention。
- 33 麻竹，學名 *Dendrocalamus latiflorus*，禾本科麻竹屬。廣泛栽植於海拔 1,300 公尺以下地區，用途多元，為臺灣最重要的經濟竹種。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金誠編，《臺灣樹木解說（四）》（臺北：行政院農委

到了現場才發現有很多原生的櫟木，就由我出面去申請砍伐。砍完後我們就種油桐，因為油桐長很快，所以還有趕上出口熱潮，因為是租地造林，不需要投標，只要申請砍伐許可證就可以砍下來賣。

差不多同一時間，我 30 幾歲的時候，也到高雄的六龜去標樟木來做。當時已經是自由競標的時代了，全台業者都可以到各地去標案，如果有一定想拿到的案子就必須「搓湯圓」，照牌子大小給錢。不過樟木界的業者都是私人的，規模不會太大，標案並不會太難處理，有幾次遇到規模比較大的業者，我們也會覺得要競爭很麻煩，就把「圓仔湯」喝下去，意思是自己摸摸鼻子退場。我去六龜做了 2 次，每次的工期都是一整年的，不過中間有回家，這 2 次也是有賺錢的。

我在六龜做的樟木林班是造林地，大概是日本時候種的，長得很大棵，有 30 幾、40 幾公分的，所以樟腦油的產量也多，算是很不錯的林地。天然林的品質不穩定，好、壞差很多，要比較有照到陽光的才產油比較多，陰暗地方的雖然長得比較快，但油量卻比較少；造林地因為是整片地下去規劃的，樹木的品質就比較平均。關於樟樹的造林，日本人是比較仔細調查的，而中華民國政府則是「蹲著尿尿的是女生」——因為女生不會站著尿尿，所以蹲著上廁所的一定都是女生——心態比較隨便。日本人曾對

樟樹進行調查，³⁴ 發現有 3,000 多種，³⁵ 而中國政府就抱持著「反正它就是樟樹」的態度，不會去細分不同品種。所以對樟樹造林來講，日本人是比較細膩的，像他們在花蓮的造林是種芳樟，³⁶ 六龜則是種本樟。³⁷

後來市場上又流行赤楊木，³⁸ 因為赤楊木是可以外銷日本，

- 34 此處應指 1918 年～1924 年間，日人針對臺灣原始森林中樟樹及相關樹群種的調查工作，此調查結果發現臺灣天然樟樹約 180 萬株，並於 1927 年完成調查報告《台灣樟樹調查事業報告書》。自 1918 年起的樟木調查，由專賣局腦務課負責，此調查行動一直持續到 1942 年止。參考資料：臺灣總督府專賣局撰，郭自得譯，陳玉峯整理，《台灣樟樹調查事業報告書》（高雄：愛智圖書，2020 年 11 月初版），頁 69－72。姚鶴年，〈台灣樟腦事業始末（下）〉，《臺灣林業》第 14 卷第 12 期，頁 13。
- 35 此處當屬受訪者口誤。日人技師廣田直憲曾將臺灣樟樹分為東部樟 7 種、西部樟 6 種、無所屬樟 1 種；常見樟樹分類將樟樹分為本樟、芳樟、油樟、陰陽樟四種，另有桫欏樟、牛樟、有樟等相關樹種。而總督府專賣局的調查報告則分為樟木（本樟、油樟、芳樟）及特殊木（有樟、牛樟、陰陽木）等兩類六種。參考資料：姚鶴年，〈台灣樟腦事業始末（下）〉，《臺灣林業》第 14 卷第 12 期，頁 12－13。《台灣樟樹調查事業報告書》，頁 78－81。
- 36 芳樟，原名臭樟。因其另有珍貴香料成份「伽羅木醇」（Linalool），於大正 9 年（1920）改名為芳樟。芳樟於腦寮粗製時雖無法煉出樟腦結晶，但經樟腦工廠再製後，可得樟腦油 35% 與伽羅木醇在內的香料原料。參考資料：姚鶴年，〈台灣樟腦事業始末（下）〉，《臺灣林業》第 14 卷第 12 期，頁 12。
- 37 本樟，亦稱香樟、真樟。蓄積量最大的樟樹樹種，全樹皆含腦及油份，是最主要的製腦樹種。本樟於腦寮粗製時可得結晶樟腦 0.8%、樟腦油 1.6%，經樟腦工廠再製後，可得樟腦 50%。參考資料：姚鶴年，〈台灣樟腦事業始末（下）〉，《臺灣林業》第 14 卷第 12 期，頁 12。
- 38 赤楊，學名 *Alnus japonica*，樺木科赤楊屬，俗名臺灣赤楊、水柯仔。臺灣赤楊生長於平地至海拔 3,000 公尺地區，因生長快速，為開墾跡地或崩壞地之主要樹種，常形成小塊純林。參考資料：呂福原、歐辰雄、呂

日本把赤楊木加工，雕出來的花紋很漂亮。當時我和幾個朋友合夥砍赤楊，剛好有位朋友在梨山翠巒，他知道我在做木材，告訴我翠巒那邊很多赤楊木，而且是原住民的保留地，不需要投標，只要申請砍伐手續就好，我們就決定去那邊做。聽說以前的原住民把一塊地利用了 6～8 年後，就會換另一塊地，放火燒一燒再種農作物，那些棄置的地上第一個長出來的就是赤楊木。當時原住民們要求流籠線經過的地方要付錢，類似過路費的概念，但是算下來價格太高了，一定會賠錢，我們索性就把保留地全部租下來，大概租了 10 幾甲地，算下來還比付流籠過路費便宜。租來的保留地我都拿來種蘋果，當時這些保留地都沒什麼人要，我用很便宜的價格就租到了，如果我的果園建設好再轉租，一次轉手可以賺到上千萬；而蘋果來說的話，當時金冠蘋果一顆 100 元，相當於一個工人一天的薪資，怎麼會不心動呢？沒想到因為退出聯合國的關係，弄得當時大家人心惶惶，不只在梨山的榮民們都跑了，地也沒人要了，除草、整地的錢花下去了，蘋果才剛種沒可以收成，這筆投資虧大了。當時我們是 4 個股東合夥，我看態勢不對就先退掉了，後來他們也陸續認賠退出。

梨山慘賠後，家裡經濟就比較困難，沒法像以前一樣做本錢大的生意。當時也沒有工作，剛好一位老榮民生病了，想把經營的牛肉麵店收掉，我們就接收下來經營，在東勢第三市場內賣起了牛肉火鍋。但是因為半路出家，也沒時間好好學習，剛開始時手忙腳亂的、店裡空間又窄，很多朋友又特別來捧場，根本忙不過來。常常火鍋上了，牛肉卻來不及切給客人，有些客人等到

不耐煩就先走了，還罵說我們的牛肉火鍋沒有牛肉。我們開的是「三六九」式的火鍋店，意思是有賣三種肉的一一羊肉、牛肉和狗肉。那個時候社會還很流行吃狗肉，連女生也喜歡吃，貨源有人家養的、也有路邊野狗。當時臺中清泉崗有一個姓譚的，他就專門殺狗來賣，一袋一袋的裝好，約 30 斤左右供應給客戶，我們拿到貨時還是整隻的，雖然殺好、除好毛，但要自己剝。

那時候台灣經濟正好，社會上養成了吃宵夜的風氣，除了商場上有續攤文化外，即使你沒有攤，也會想在睡前吃點宵夜，不吃睡不著覺。東勢當時還很熱鬧，加上宵夜風氣的關係，我們的生意非常好，難免會有一些地痞混混來白吃白喝，嘴巴上說賒帳，其實就是來吃免錢的，有時候還要幫他們叫附近商家的餐點，像是水餃一類的，還要幫他們先墊付，小生意人也只能摸摸鼻子算了。民國 68 年到 70 年（1979～1981），3 年的開店時間裡，我們常常做到半夜 2、3 點才休息。有時候東西收拾的差不多了，晚歸的計程車司機又來店裡要吃東西，沒辦法還是要做他的生意，打烊的時間又往後拖延。而且當時社會上還比較沒有休息日的概念，店家很看重主顧關係，我們幾乎是沒有休息的，幾年下來身體真的受不了，我太太當時累到只有 40 幾公斤，但為了生活還是得做啊。開火鍋店這幾年，說實在也沒賺到錢，就是養小孩、過生活而已，反倒賠了身體健康，就把店面轉讓給別人，結束火鍋店的生意。

（二）人生低潮的民國 70 年代

民國 70 年代對我來說是很辛苦、很低潮的 10 年，幾乎做什麼都不順利，做什麼都賠錢，日子過得很辛苦。火鍋店面賣掉以

後，我重新回到製腦業，在東勢開一間腦寮做樟腦——地點在現在的大東勢五金賣場，牛稼莊餐廳的對面——和別人買木材來煉腦，同時我還在大雪山林道 15 公里（橫流溪）種香菇、在土牛種桃子。香菇是用段木種植，當時一位親戚在做相思樹造林，³⁹ 其中有一塊地還沒整地，他就要我幫他整理，那塊地很多赤楊木，我就用這些赤楊木當段木來種香菇。⁴⁰ 我的香菇寮搭在 15 公里，是我自己買來的地。當時選用的菌種是比較小的香菇，沒想到收成後市場反應不好，沒有人要這種香菇，拿來泡酒也沒人要喝，只好認賠放棄。結果不種以後，這款香菇卻開始有人要，那時候真的會覺得自己的運勢怎麼那麼不好。

差不多同一時候，我也在土牛種桃子。會種桃子的起因是以前和我一起做牛樟的一位工頭，和我交情非常好，他後來不做林業，轉行去種桃子。我看他發展得很好，就買了塊河川地也來試試看，那塊地就是現在的土牛運動場。當時花了 38 萬買下來，自己的資金不夠，還得向我太太的姐姐借些錢來補缺口。當時市面上占大宗的是英國桃，而泰國桃剛引進來，價格很好，我把河川地上的水稻全剷掉來種泰國桃。剛開始很順利，果樹長得很不

39 相思樹，學名 *Acacia confusa*，豆科相思樹屬。普遍見於台灣中、低海拔地區與菲律賓北部地區。相思樹除用於燒炭外，亦用來做為家具、地板等。參考資料：呂福原、張坤城、林建宗、張博任，〈臺灣常見商用木材圖鑑〉，〈臺灣產商用木材〉「相思樹」條，頁 39—40。

40 赤楊木是香菇段（椴）木培植法的主要樹種之一。據黃松根等人的研究，以赤楊為段木樹種，每噸約有 23.24 公斤的香包產量，純收益 1,455 元/公噸，香菇品質為中等。參考資料：黃松根、謝瑞忠、孫正春，〈香菇栽培數種之產菇量及品質研究（二）〉，《台灣林業科學》第 5 卷第 1 期（1990 年 12 月），頁 25—36。

錯，到第3年還第4年要收成時也大豐收，正想著可以賺一筆，沒想到大家都豐收，市場上貨太多，卻沒什麼人要買了。市場價格馬上一落千丈，從一竹簍幾百元掉到只剩50元，1公斤不到3元，賠到血本無歸，只能拜託朋友幫忙買。

雪上加霜的是我們日子已經很苦了，還被親戚騙走一大筆錢。當時爲了重起腦寮事業，向銀行借了一筆錢，多虧銀行經理是熟識的老朋友，很照顧我，借了100萬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消息傳了出去，隔天我媽媽那邊的親戚就來喊急用，希望我先把錢借他應急。當時的規定是銀行帳戶在半年內要有至少6,000元的資金進出，我說我錢才剛借出來，借給你帳戶裡就沒有資金可以進出。他說這沒關係，過幾天我就把錢匯給你，這樣就不怕帳戶不能用。我想想也是有道理，就先借給他應急，沒想到他拿到錢後沒幾天就跑去巴西了，後來銀行經理也知道這件事，但欠的錢還是要還，加上各種事業都失敗，日子真的過得很苦，甚至不能讓小孩子吃飽。那時經常過著借錢去還債的日子，向人借錢說是要買肥料，其實是拿去還銀行利息，就這樣挖東補西的過生活。

爲了脫離這種困境，我太太也出去另找工作，夫妻兩人分頭打拚，這10幾年對她來講也是很難熬的。在15公里種香菇時，我太太也在那邊種菜，爲了改善家境，採收的菜就拿到市場去賣，一把菜10元、20元這樣貼補家用，對她來說原本是「腦長夫人」，現在卻必須出來賣菜，心裡一定是很不好受的。後來土牛種桃失敗後，她到豐原的一家鐵工廠幫老闆煮飯、洗衣，10年時間從1個月1萬2做到2萬出頭，那幾年我則在花蓮玉里標林班來做，家裡大大小小的事幾乎都靠她處理，真的是很辛苦。

土牛那塊地在慘賠後沒多久就賣掉了，幸好還有賣到 100 萬，加上銀行很疼惜我，願意再借我錢，就靠著這筆錢到玉里去東山再起。我在玉里也是重操舊業，標樟木來做，大概幾十萬就標到案子了。不過那時候已經沒辦法靠著伐木、製腦油賺大錢了，賺到一些錢也是拿去還利息、還債，家裡的生活開銷是靠太太工作在支撐，就這樣過了 10 幾年的苦日子，終於迎來另一個轉機。

四、回歸製腦的老年生活

（一）台灣民俗村

民國 81 年（1992）我們認識了施金山先生，可以說是生命中的貴人。當時他正在籌備「台灣民俗村」，打算請一些專門的行業進駐園區表演，像是打鐵這一類的，因緣際會下他找到我，請我進去園區裡表演製樟腦。台灣民俗村在彰化花壇靠近八卦山那邊，園區有 50 幾公頃，他幫我搭了一個腦寮，我就在那邊製樟腦、賣樟腦產品。那時候我 50 幾歲，身體狀況還可以，每天東勢、花壇間通勤轉三次車，早上 5 點半先從東勢坐巴士到豐原，再從豐原搭火車到彰化，到了彰化再騎摩托車到花壇的園區，後來有公車就搭公車進去。民俗村民國 82 年（1993）開幕後，大約有 10 年的時間都非常熱鬧，即使是平日也很多遊覽車來，甚至一天有 2、3 萬人次的遊客。人多的時候商店街是前胸貼後背，整間店滿滿的都是人。那些遊客買商品很多是一窩蜂的，看到別人買了，他也急著要買，好像晚了就買不到一樣。很多人也根本不知道自己買的是什麼，結完帳後才問說「老闆，這個是什

麼東西？要怎麼使用？」那時候台灣經濟還很不錯，一天的營業額可以做到 5～7 萬，是很風光的 10 年。

我們在台灣民俗村做了差不多 20 年，不過後期民俗村因為經營不善，很快就衰落了。施金山先生死後，第二代可能是不太懂經營，很快就走下坡了。當時他們可能被人設計，還想著要擴大經營，好像因此和地下錢莊來往，⁴¹ 後來被倒債還不出錢，最後就倒閉破產。台灣民俗村在民國 100 年（2011）賣給妙天，我們也離開那裡，現在好像都拆掉了，變成工業區用地。⁴²

民國 100 年回到東勢後，我們一直有接受客家委員會的輔導。後來剛好有個經濟計劃，擴大修建東勢客家文化園區，在天時、地利、人和的有利條件下，我們和政府合作，成立了現在的「寶島燠樟」，⁴³ 店裡展示的文物包括清朝、日本時代的都是我

41 2001 年台灣民俗村曾發生員工靜坐抗議薪資發放問題，據傳施家曾以年息 337% 向黑道借貸。參考資料：報時光新聞，〈榮景不再！10 年投資 30 億 昔日旅遊勝地如今成廢墟 | 台灣民俗村〉，《報時光電子新聞》，2022 年 11 月 8 日發布，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time.udn.com/udntime/story/122835/6748758>。

42 2011 年妙天禪師女兒黃愛倫標下台灣民俗村債權，2021 年拆除園內建築物，僅保留已被登記為彰化縣歷史建築的原「北斗奠安宮」、原「麻豆林家古厝」、原「嘉義廖氏診所」，並於 2021 年賣給惠來集團的惠來產創公司，並規劃設立惠來產業園區，引進製造業進駐。參考資料：劉朱松，〈台灣民俗村變身惠來產業園區〉，《工商時報》2021 年 12 月 21 日發布，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ctee.com.tw/news/industry/568303.html>。中央社新聞，〈台灣民俗村遭拆除！負債 30 億無力回天，被妙天禪師女兒和這家公司買下後，園內古蹟將何去何從？〉，轉引自《風傳媒電子新聞》2020 年 1 月 17 日發布，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www.storm.mg/lifestyle/2195017>。

43 「寶島燠樟」為吳能達先生之女吳素萍女士於 2007 年成立之品牌，2013 年進駐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成立「樟腦故事體驗館」。故事館營運後，頗

們家收藏的。我也留了很多當年林務局的資料，他們以前可能沒有保留資料的習慣，很多東西都亂丟，現在在哪裡都不知道，像我手上有 1950 年中華林學會出版的《台灣林業手冊》，可能林務局都沒有收藏了。這塊客家園區原本是東勢火車站舊址，⁴⁴ 以前大雪山的木材就是經過東勢運到豐原去，因此東勢這裡除了伐木外，製材所也很多。火車站沒落以後改建成客家園區，在疫情（Covid-19）爆發以前，這裡還滿熱鬧的，假日遊客很多，不過現在受到疫情影響，生意就差了非常多。

（二）人生體悟

回顧我的一生經歷，我覺得算是滿豐富的，經過這麼多年後回頭看，真的是百感交集。我今年（2022）已經 88 歲了，在

受遊客喜愛，在臺中市客委會針對東勢客家文化園區進行的顧客滿意度調查，與「騰雲號」火車之旅為園區最受歡迎的項目。參考資料：謝錦芳，〈沒落樟腦產業重生 寶島燠樟末代「腦長」有女傳承〉，《中國時報電子版》2010 年 6 月 1 日發布，轉引自臺灣原住民族資訊資源網，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www.tipp.org.tw/news_article.asp?F_ID=19535&PageSize=15&Page=2929&startTime=&endTime=&FT_No=&NSubject_No=&SelectSubject=&Subject_No=&SubSubject_No=&TA_No=&Orderby=&Keywords=&Order=&IsSelect=deuxgfkpolqgspd；李新隆，〈客園區「樟腦體驗館」了解東勢樟腦史〉，《客家電視台》新聞，2013 年 12 月 29 日發布，轉引自《蕃薯藤新聞》，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n.yam.com/Article/20131229017369>；臺中市客家委員會，〈東勢客家文化園區營業概況及參訪者滿意調查分析〉，頁 12—13、頁 15。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www.hakka.taichung.gov.tw/366804/post>。

- 44 東勢車站於 1959 年營運，1991 年停駛，車站棄置許久，九二一大地震後，在地人士爭取設立東勢客家文化園區，並於民國 2004 年 12 月 26 日正式開幕。參考資料：客委會「客家雲」官方網站，「東勢客家文化園區」條，2023 年 5 月 20 日下載，<https://cloud.hakka.gov.tw/details?p=383>。

社會上打滾了 74 年，現在可以說沒有朋友了，都已經離開人世了。因為我很小就出來工作，認識的朋友都是年紀比我大了，即使是酒肉朋友也很少有年紀比我小的。太平輪事件可以說是人生經歷中最重要的事情，它完全改變了我的生活，當初我女兒在網路上看見一些太平輪的資料，裡面有我們家族的小故事，我就開始和她講，她就把那些故事紀錄在網路上的部落格。後來張典雅女士要寫《太平輪一九四九》的時候，看到這些文章就來採訪我，並把我們家的故事寫進書裡，記得書剛出來的時候，我太太看一次哭一次。也曾經有學校的老師看過書後，和我們說我的故事很勵志，可以給小朋友參考，因為我 12 歲就出來社會工作，要支撐起家裡的經濟重擔，對現在的小朋友來說，這是沒有辦法想像、沒有辦法做到的事情。

我小時候的故事很勵志，可是我並不是真的那麼堅強，我也會怕、也會難過、也會生氣和埋怨。以前去幫人打豬印的時候，晚上從大雪山林道 15 公里處走回東勢，沒有大路、沒有燈，只有月光和蟲叫，我一個小朋友摸黑回家，說不會怕是騙人的，這種事情現在叫大人來做也不一定敢；我也常常想到意外離開的爸爸，覺得自己很悲哀、很可憐，就一路哭著回家，還好我媽媽不管多晚都會等我回家。我曾經也有一次把爸爸的神主牌摔到地上，很生氣地大罵我爸爸，因為我覺得為什麼我會這麼可憐，為什麼我要受這種苦，都是因為我爸爸不在了。

後來我靠從日本回來的叔叔發跡，一步步成為腦長，那時候很年輕就成功、成就很高、賺了不少錢；但人生總有高低起伏，後來的事業常常慘賠收場，或許太早成功也有影響。中年的失敗經歷讓我的子女和我一起吃苦，沒有一個比較舒適的成長環

境，這是我比較慚愧的。不過幸好子女們經歷過這些苦難後，長大以後都有自己的事業，有的開工程行、有的開花店，小女兒也願意接手樟腦製品的事業，幫我經營這家店，人家說「富不過三代」，雖然我就是那第三代，但看到子女們現在個個自己當老闆、有成就，心裡也很欣慰。

我雖然年紀很大了，但是和女兒在這一行繼續經營，心裡還是有一些夢想，希望樟腦產業能夠重振，或者說能讓更多人了解到這個曾經輝煌的產業。我們在石角、坪埔那一帶還有一塊地，是後來和親戚買回來的。這塊地以前就是設置腦寮的地方，也是我長大的地方，我希望政府能夠重視這個產業的歷史，如果有機會，能在那邊設一個樟腦博物館。我曾經是台灣極少數的腦長之一，知道這些歷史，我女兒也有企劃能力，知道怎麼經營，但現實是我們的資本不夠，所以很希望能有政府單位來輔導、協助，不論是農委會、林務局或是國藝會都可以。樟腦產業的歷史應該讓更多人知道，而且輝煌了很長一段時間，甚至在賽璐珞（Celluloid Nitrate）流行的年代裡，樟腦做為它的原料之一，全世界對樟腦的需求都非常高的情況下，台灣樟腦業是世界排名第一的。⁴⁵ 但是這些往事，現在已經很少人知道了，如果能了解這

45 1890年代臺灣樟腦成為新興化學合成工業「賽璐珞」的工業原料，快速成為重要的出口產品，生產額並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其中銷往日本的樟腦有63%用於賽璐珞的製造。即便到了1920年代，全球樟腦需求的1,200萬斤樟腦中，有800萬斤樟腦由日本帝國產出，大部份仍由臺灣產出，臺灣樟腦的生產量仍是世界第一。參考資料：林滿紅，《茶、糖、樟腦業與臺灣社會經濟之變遷（1860－1895）》（臺北：聯經，1997），頁33－37。高淑媛，《臺灣近代化學工業史（1890－1950）——技術與經驗的社會累積》（臺北：臺灣化學工程學會，

段歷史，就會對台灣的樟腦產業有一種光榮感，我希望能夠讓更多人知道台灣這一段歷史、了解樟腦產業曾經的重要性。

